

## 听雨赏荷

王相雷(邹城)

唐王河畔,一场夏雨来得猝不及防。我本是为赏荷而来,却与这雨撞了个满怀,倒也成全了一场难得的雅事——听雨赏荷。

踏入唐王河时,天光还透着几分明亮。满池的荷叶层层叠叠,宛如碧绿的波浪,从岸边一直铺展到河的中央。红荷如火,灼灼其华;白荷似雪,泠泠其质,与翠绿的荷叶相映成趣,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。

忽然,天空乌云密布,荷叶被风吹得翻转,露出背面淡青的色泽,荷花也在风中轻轻颤动,仿佛在迎接雨的到来。不一会儿,雨丝如银针般洒落,打在荷叶上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渐渐地,雨势转大,荷叶上的水珠四处飞溅,又迅速汇聚成流,顺着叶脉滑入水中。

我躲在河畔的亭子里,静静地望着这雨中的荷塘。雨水将荷叶冲刷得愈发青翠,荷花也在雨的洗礼下更加娇艳欲滴。雨声像是一双温柔的手,抚平了我内心的波澜。我静静地坐在亭中,听着雨打荷叶的声音,看着雨水在湖面上激起的层层涟漪。这一刻,我仿佛与自己达成了和解,接受了生活中的不完美,也放下了心中的执念。

骤雨初歇,荷塘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我漫步在荷塘边,荷叶上残留的水珠闪烁着光芒,荷花也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空气里浮漾着荷香,沁人心脾。湿漉漉的水汽弥漫于水面之上,仿佛一层薄纱,轻轻笼罩着整片荷塘,氤氲如烟,将水汽、荷香与荷塘雨韵编织成一体,清新而又宜人。

走出唐王河时,天地间一片澄澈,仿佛被洗过一般。云缝里漏出几缕阳光,斜斜地照在荷叶上。水面平静如镜,倒映着蓝天白云,也倒映着蜻蜓纤巧的身影。被雨声涤荡过的心境,如水映云天,映于一泓澄明之中。

## 风景宜人的小镇

张庆余(嘉祥)

位于嘉祥最南端的满硐镇,是一个人口不足四万人的小镇。这里山清水秀,风光无限。

镇域北端的南武山南麓,坐落着宗圣曾子庙。其建筑风格与孔庙相似,庙内古柏参天,乾隆御碑、涌泉井保存完好。镇域西部的韩沟村,流传着古老而凄美的“秋胡戏妻”传说。相传两千多年前,村中青年韩建新婚五日便应征入伍,不久擢升。五年后回乡探亲,于村西桑园偶遇一采桑女子,惊为天人,下马后欲调戏,遭对方怒斥。韩建归家问母妻子何在,母亲答曰采桑未归,他心头一震,忙差人去寻。待妻子秋姑归家,惊见方才轻薄之徒竟是阔别多年的丈夫,悲愤交加,奔至村边河中自溺身亡。韩建追悔莫及,号啕痛哭,泪如泉涌。后人感念秋姑贞烈,在村南秋山上建起秋姑庙,香火绵延不绝。

满硐镇山头众多,关山、鹰山、青龙山、萧氏山等尤为秀美。关山今为地质公园,满山苍翠。环山公路两旁,奇花异草与景观树木令人目不暇接;山坡之上,桃、李、杏、柿连片生长,春可赏花,秋能摘果,惬意非常。山腰间石洞遍布,深浅各异。鹰山则绿荫如盖,古树名木众多,步入其间,如临仙境,是天然的森林氧吧。

历史悠久的老蔡河,自镇域西北蜿蜒南流六华里,绕过韩沟村向东五华里,又折向顺河村北行六华里,以“U”字形将满硐环绕大半圈,最终汇入南四湖。蔡河两岸林木葱郁,燕雀穿飞,啾啾不绝。汛期来临,河水引得鱼虾逆流而上。村民们抓住良机,撒网捕鱼,下水摸虾,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。

## 胡杨记

井明新(泗水)

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,风是第一位向导。我们的车驶入大漠腹地时,猝然撞进了一场沙尘暴。

就在风沙渐歇之际,它们出现了。一棵、两棵,一片又一片……它们生得毫无秀气可言——树干虬曲盘结,有的似被狂风拧绞过的麻花,有的半身已枯,残存的枝桠如嶙峋骨爪般刺向天空,却在顶端挣扎出几簇新绿。

“胡杨!”车上的人几乎异口同声。“是胡杨,别的树避着风沙生长,它们偏要迎着风沙扎根。”

车泊在路边,我走近一片胡杨林。近观之下,其形貌果然奇崛:有的挺拔如剑,直指苍穹;有的扭曲似蟒,盘踞沙丘;更有倒伏者,躯干枯槁,却兀自不朽。树皮皴裂,沟壑纵横,宛如老者面庞上深刻的皱纹,铭刻着千百年的风霜。

一株高大的老胡杨矗立旁侧,树干中空,枝叶却依然繁茂。风穿过树洞,发出呜咽般的回响。

这些胡杨,何曾是在“忍受”风沙?它们分明是与风沙共生共舞。风塑造了它们虬劲的身姿,沙锤炼了它们刚硬的筋骨,就连那半枯的枝桠,都像是对天地无声的宣告:我曾在此,活过。

手机在风沙中拍不出清晰影像,我索性收起。远眺塔里木河,波光粼粼,岸边的胡杨倒映水中——枯的、荣的、曲的、直的——皆入画图。

原来,新疆真正的“见面礼”,从来不是那场骤起的沙尘暴,是这些胡杨。它们立于风沙之中,站成了一种永恒的启示——关于生存的韧度,关于在天地最苍茫处,如何以不屈的姿态,烙印下自己的形状。

## 蜂缘

李根勇(嘉祥)

我的叔伯姥爷姓吕,讳长生。自幼我便唤他“长生姥爷”,再后来,干脆直呼“姥爷”。

他一生有两大挚爱:一是木工,二是养蜂。

那些蜂箱,全是姥爷亲手打的。用的是平时木工活剩下的边角料,榫卯严丝合缝,一个个扣成,方正齐整。它们成排码在后院,像一道微缩的长城,自成风景。

母亲告诉我,她很小的时候,姥爷就开始养蜂了。一来,蜂蜜能换点钱,贴补家用;二来,在那个年代,孩子们总算能尝到一口甜。自此,姥爷便将所有农闲和木工之余的时光,都给了这些小生灵。

受他熏陶,我也开始留意蜜蜂。有一年,我在姥爷家堂屋与西屋的夹道墙缝里,发现一群进进出出的小蜂,如获至宝般跑去报告。长生姥爷跟着我来,一连观察了好几日,最后笑道:“这是一窝小土蜂,不是咱家养的蜜蜂。”

最叫我难忘的,是看姥爷摇蜜。他先穿戴好纱衣纱帽,威风凛凛,然后用软刷轻轻将蜂脾上的蜜蜂扫回箱中,再小心地用刀割去封盖的蜂蜡,将蜂脾放入摇蜜机。只需缓缓摇动手柄,琥珀色的蜜便汩汩流出,稠如凝脂,泛着花香。用手指蘸一点放进嘴里——真甜!那是我童年最纯粹的甜,至今想起,仍垂涎不已。

如今,姥爷和他的蜜蜂都已逝去。后院空落,唯余几只旧蜂箱静默地守在角落。木板上那些深深浅浅的刻痕,是他用刨子推过的岁月;箱口边缘被蜂翅摩挲得温润光滑,还依稀残留着往日辛勤的喙鸣。我轻抚着这些姥爷一榫一卯亲手打制的蜂箱,仿佛又看见他戴着纱帽,在金色的蜂群中回过头来,对我微微一笑。

## 品悟平凡

赵烁恒(鲁东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)

每每翻开《平凡的世界》,孙少平的身影总是最先浮现。这个在黄土高原上挣扎前行的青年,用他的倔强,照见了许多人生命的底色。他一次次被生活击倒,又一次次摸索着站起,最终在平凡中开凿出了属于自己的光。他的故事让人不禁思索:一个普通人,该如何解读命运、理解生活、安顿自我?

平凡,从来不是平庸。孙少平说:“我虽平凡,但绝不平庸。”他没有高声呐喊,却让这句话变成一根脊骨,撑起了无数摇摇欲坠的人生。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并没有宏大叙事,没有炫技的语言,却自有一种深沉的力量。它写的是耕种、读书、离乡、爱别——这些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日常,却恰恰因此直抵人心。冯定曾说:“真理是平凡的。”真正的真理,本就藏于日常的尘埃与人群的烟火之中。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琐碎中成长,在细微处进阶。没有突如其来的英雄,只有默默积累,然后在某一刻挺身而出的凡人。

平凡,亦可孕育伟大。孙少平所经历的——学业的艰难、打工的屈辱、爱人的逝去、容颜的损毁——任何一桩都足以压垮一个人。但他没有倒下。他像一棵长在崖边的树,风越狂,根越深。他让我们看到:人可以被摧毁,但不能被打败。这个世界,有很多是像他这样在沉默中坚持、在平凡中燃烧的人。张瑞敏有言:“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,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。”那些被历史记住的名字——王崇伦、郭明义、巨晓林、高凤林……无不是以平凡之身,成就不凡之业。他们用一辈子的专注与热爱,在普通的岗位上建起了时代的灯塔。

平凡,最终成就的是人本身。孙少平与孙少安两兄弟,之所以能走出双水村,抵达某种意义上的成功,不是因为奇迹,而是源于信念——信知识、信劳动、信人该有更好的活法。海伦·凯勒曾说:“坚定的信心,能使平凡的人们,做出惊人的事业。”人生的价值,并不取决于舞台多大,而在于你是否全力演出。日常之中少有宏大叙事,多的是细碎琐事。但正是一件件小事的积累、一次次平凡的坚持,才让生命逐渐变得厚重而有光。

历史从不只由英雄写就。千千万万平凡人的汗水、泪水与笑声,才是推动时代前行的真正力量。如今,我们站在又一个历史的路口,每一个普通人仍被时代需要——或许不是在聚光灯下,而是在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位置上。你怎样,时代便怎样。你站立之处,就是你的中国;你用心之处,就是你不平凡的世界。

## 浪淘沙·暮夜大雨(外一首)

周龙华(邹城)

暮夜雨倾盆,霹雳乾坤。风雷横扫万重云。霍闪悚然惊鬼魅,天地难分。  
伏夏草幽深,蝉噪浓荫,蛙鸣四野乱弹琴。待看秋熟累硕果,景色宜人。

## 临江仙·大暑大雨

翻江倒海云泼墨,风狂霹雳雷惊。千军万马鼓齐鸣。怒号撼五岳,大雨落天庭。  
气吞斗牛摧枯朽,丹霞新碧初晴。秋来春去半生平。韶华容易逝,岁月总无情。

